

当代青年故事丛书

# 来自 田野 里的 报告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# 序 言

——脚踏实地，开拓前进

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刘敬之

正象书名所展示的那样，摆在我面前的是《来自田野里的报告》。这里，每一篇文章都充满着浓烈的乡土气息，展现着绚丽的生活场景。本来，一开始出版社的同志让我写一点什么，作为这本书的前言之类的东西，我实在是诚惶诚恐，不敢贸然接受。因为我已年逾花甲，对青年了解不多，虽然由于工作关系，同青年有一些接触，但是缺乏深入的研究，说起话来，难免文不对题。贻笑大方倒是小事，误人子弟则是罪孽非浅。至于有的同志俨然以青年导师自居，连篇累牍，说三道四，指手划脚，训勉有加，这种勇气，实在不敢苟同。但是当我看了出版社同志送来的这本书稿之后，我却被这些青年的英雄业绩和崇高精神所感动，鼓舞着我终于拿起笔来要写点什么。叫什么好呢？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读后感吧！

记得鲁迅说过，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

路。也有的人说，世界上有千千万万条路，任凭你自己去选择。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观点来说，我赞成鲁迅的说法，这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。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，从学习和借鉴前人的经验来说，后一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不过，不管有路也好，没有路也好，自己的路总要自己去走，去创造，去描绘，别人是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每一个青年人，当他迈入社会，开拓前进的时候，必须具有热爱生活，面对现实，不怕困难，勇于创造的品格，这都是确定无疑的。

这本书里搜集的十几篇报告文学，共同的一点，就是这些青年同志长期在各个不同的平凡的岗位上，埋头苦干，含辛茹苦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。

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尤其是青年人，他们如果不是有一颗热爱祖国，热爱农村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平凡工作的心，多年如一日，克服种种困难，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，是很难做到的。他们既不象前些年某些人那样唱高调，嘴上响亮地念着“广阔天地炼红心”，可心里却想脱离农村，眼巴巴地遥望着花花绿绿的大城市，千方百计地挤进城市，或者利用种种关系，回到城市，似乎进城成为最高理想；又不象现在某些人那样，满腹牢骚，一腔怨恨，看破红尘，玩世不恭，这也看不惯，那也不顺眼，好象党和国家欠了他的债似的，都是别人对不起他，而他对社会对国家对他，却不承担任何一点责任。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！中国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口在农村。战争年代，我们扎根农村，同广大农民团结奋斗，推翻了三座大山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

新中国。建国后，广大的农村，又象既贫穷又毫无私心的母亲，把自己的一切，贡献给城市的建设。可是，有的人就是不爱她。当有的革命长辈讲起战争年代，农民为了革命，连身家性命都舍出来，毫无怨言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时候，有的青年竟嗤之以鼻，说你们心里就装着三十年代，现在是八十年代，老黄历了！你如果说他们是忘了本，他们马上回答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如何！他们把书中介绍的那些年轻人看作是不合潮流的“呆子”！

如果青年人都作这样的“呆子”，我毫不怀疑，我们的国家，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因为明天是属于青年一代的！

这十几位青年，为了社会主义的明天，他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，不贪恋个人的家庭幸福。他们中有的不怕日晒雨淋，跋山涉水，研究黄瓜怎样在寒冷的北方获得高产，牛、羊怎么才能膘肥体壮，大量繁殖；有的女青年到深山老林里去传播种人参的技术；还有的传播文化知识，送医送药，长年坚持不懈，从不考虑个人得失，他们心里想到的是事业，是人民。虽然，他们默默无闻，从来不发表什么宣言、声明、壮志和宏图，可是，他们感人的实际行动，和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作风，对那些“一切都是外国的好”、“为三百八十毛而奋斗太不值得”的人，不正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吗？我们生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，从不否认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是比较贫穷的，科学技术也是比较落后的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，也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！他们牺牲的时候，也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，他们为了后来者的幸福，

慷慨就义，视死如归。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，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这样。如果心目中只有一个“自我”，稍有成就即沾沾自喜，或不可一世，自我陶醉，受到一点挫折或遇到一点困难，就怨天尤人，咒天骂地，把一切都推诸客观，从不作自我解剖，这样一种精神状态，是不可能创造什么大的业绩的。书中的年轻人，有的也是十年浩劫的受害者，可他们不忧怨，不颓废。为了祖国的未来，在那动乱的时代，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在科学研究和自己所献身的事业上。他们知道寒冬后面是明媚的春天，为了迎接这一天，他们脚踏实地地、一点一滴地作着准备。

青春，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，究竟应当怎样度过？是象这十几位平凡的青年人这样，刻苦努力，艰苦奋斗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；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明天是和是非，一心为建筑自己的“幸福”小窝而钻营奔波？革命是前仆后继的事业，共产主义理想是要千千万万人的努力奋斗，流血牺牲，经过长期的曲折，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实践，才能实现的。

一个青年人，没有崇高的理想，坚韧不拔的毅力，百折不挠的决心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，自觉的献身精神，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，无产阶级革命的当之无愧的接班人。这就是这本书里所介绍的青年们的事迹，启发人们所必然得出的结论。

我愿和广大青年朋友们共勉！

一九八三年六月于长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序 言 .....         | 刘敬之 ( 1 )       |
| 在田野里唱起希望的歌 .....  | 夏 阳 ( 1 )       |
| 蜜蜂嗡嗡 .....        | 孟昕伯 姚业涌 ( 19 )  |
| 上任之后 .....        | 史连瑛 ( 34 )      |
| 留给乡亲们的怀念 .....    | 李有光 ( 56 )      |
| 北国黄瓜王 .....       | 张满隆 ( 70 )      |
| 杉松岭上的马兰花 .....    | 杨德俊 杨松柏 ( 85 )  |
| 大地之子 .....        | 夏 阳 ( 101 )     |
| 参 花 .....         | 史连瑛 ( 121 )     |
| 头 雁 .....         | 孟昕伯 ( 140 )     |
| 名字，写在松嫩大草原上 ..... | 毕国顺 ( 149 )     |
| 创业者的脚印 .....      | 李有光 ( 161 )     |
| 耕耘者之歌 .....       | 郭敏才 ( 175 )     |
| 两张离婚证 .....       | 张满隆 ( 194 )     |
| 画乡俊杰 .....        | 阎 华 ( 209 )     |
| 农民“福尔摩斯” .....    | 郑有义 陈枫山 ( 224 ) |

## 在田野里唱起希望的歌

夏 阳

—

难道这就是他？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仿佛看出了我的诧异，坐在对面的小伙子抬起头来，用真诚的目光同我无声地交流了一下，又朝我微微一笑。

刚刚接受采访任务时，我的心情是兴奋的。一位年轻的农业科技工作者，花费了巨大的劳动，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研究昆虫的种类、行为及其规律，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，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增添了光彩。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。可是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我的采访对象竟是这样一个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小伙子。

既没有一副在我想象中必备的宽边黑框眼镜，也没有那种在电影里常见到的学者的翩翩风度，他中等个儿，瘦削的脸庞，两只眼睛闪耀着光彩。一件橙黄色的短袖运动衫，一双在街上几乎到处可以见到的凉鞋，这身装束，倒是很象一个中学生。真的！我想，如果让他走进中学生的队伍，然后再把他找出来，其难度大概不亚于大海捞针。

然而，事实是不容置疑的。我面前的这一大摞手稿，这发表专业刊物上的学术论文，都清晰地署着他的单位和名字，辽宁省营口市农业科研所李景科。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敬意。

我们攀谈了起来。

他的语调是平稳的，沉静的，象一条静静流过的小溪。我的笔随着他的叙述疾速地写着，象一支木桨在用力划动，使我的思维的小船去寻觅这道溪水那遥远的源头……

## 二

这里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。

一条条白色、黄色、绿色的“毛毛虫”，在树干上缓缓地蠕动着；一只只彩蝶和灰蛾，在花丛间款款飞过，象是在炫耀它们那轻柔的舞姿；一只只黑色、褐色的甲虫，傲然踞踞在自己的住宅旁，那副神态，俨然是身披甲冑、威风凛凛的武士……

谁没见过虫子呢？可是，对于昆虫——这个拥有约一百五十万个种类、占动物种类四分之三的庞大家族，普通人还远远谈不上了解。这些同人类一起生存发展的小生命，为我们的科学事业留下了一大块崭新的天地，设下了无数个神奇玄妙的“谜”。

确实，许多人迈出走向事业的第一步，往往是基于童年那带有几分幼稚的想法。李景科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昆虫的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童年，无论它是甜蜜的，还是苦涩的，都是珍藏在人们



记忆深处的瑰宝。李景科的那一段无忧无虑的岁月，是在外祖母家那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度过的。每天一大清早，缭绕在小村庄上空的缕缕炊烟还未散尽，他就和自己那一群拖着鼻涕的小伙伴们一起，踏碎草茎上那晶莹的朝露，笑着，叫着，跑向野外。大自然给了孩子们那么多乐趣：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采花；在枝叶披拂的大树下捉虫；在静静流过的河水里摸鱼……每天，都有许多兴味无穷的新花样。当他们踏着夕阳归来的时候，一张张小脸晒得通红，衣服刮破了，浑身脏得象个泥猴儿，可是，冒着血津儿的小手里却捧着一大堆“战利品”。

蓝天、大地、山丘、田野……不仅是他们巨大的游艺场，也是他们学习知识的第一个课堂。就这样，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愿望，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悄悄地萌生了。

不久，李景科回到父母身边，在县城里读小学。他依旧怀恋着那吐露着泥土芳香的田野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，他心中要探索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。课堂上，他努力吮吸着知识的甘霖。一有空闲，他就跑到城外的田野里去，把自己的身心都投到大自然的怀抱里。

哦，大自然！既是他走向事业的第一个路标，也是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。

### 三

李景科开始读书的时候，正是“大字报满墙，大标语满街”的混乱年代，什么科学、文化、艺术……都被戴上了高帽子放逐到遥远的地方。可是，他仍在默默地读着自己喜爱

的书。

正电和负电相碰撞会爆出火花，书籍一旦同人的心灵沟通，也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能量。上小学四年级时，李景科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书：《科学家奋斗史话》。这本并不算厚的小册子，象一道猝然闪过的雷电，照亮了他的心胸。他凝神注视着书中一幅又一幅素描的人头像：达尔文、爱因斯坦、牛顿、爱迪生、拉马克……心中顿时涨满了激情的大潮。这些由普通人成长起来的科学巨匠，哪一个没走过一段艰辛的路？他们为人类辛勤劳动，为科学铺路搭桥，用汗水的泉清洗人们头脑中的愚昧，用智慧的手拭去埋没真理的尘埃，把自己的贡献深深地镌刻在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上。“我也要象他们那样，把自己的一生同科学事业联结在一起”，李景科下定了决心。

目标，当然是他最喜爱的生物学。“热爱，是最好的老师”，李景科一步步走上了通往科学的道路。

自学，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陡峭山路，而书籍则是登山者手中的拐杖。他开始大量阅读生物学方面的书籍。李景科的父亲、母亲都是工资并不高的工人，家里还有两个妹妹、一个弟弟，家境算不得宽裕。这个还没有收入的中学生要买些书，确实不容易。李景科却把父母给他的零花钱全都攒了起来，用来买书。

生物学方面的专著卷帙浩繁，光靠自己买也不是个办法。他的眼睛又盯住了县图书馆。暮云四合，落日熔金，放学了的中学生们说着、笑着朝家里走去，李景科却一头钻进了图书馆，埋头读了起来，经常忘记了吃晚饭，忘记了回

家。起初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心里也挺纳闷：哪儿来的这么个孩子？放了学就往这儿跑……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眼睛里的疑惑就变成了爱怜：“这孩子，有出息……”小图书馆里的藏书有限，只有几年时间，县图书馆里生物学方面的一百多本专著他都读过了，大学生物系的教材和讲义他也都读过了，于是，他每个月要坐火车到几十里外的营口市跑两三次，目标是明确的：到新华书店——买书；到市图书馆——借书。

知识，打开了他心灵之窗。千姿百态的昆虫世界，难以描述的奇妙变化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他大脑里闪烁着、跃动着，他沉浸其中，如痴如醉，从来没有感觉到忧郁、枯燥和无聊。

夜阑人静，月明星稀。在并不十分明亮的灯光下，李景科又习惯地伏在那小小的书桌上，瘦弱的躯体如同一尊雕像。他忘不了那个时刻：当他第一次翻开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手指竟微微颤抖起来，一行行铅字在他眼前变成了一组组音符，一曲庄严、雄浑的交响乐在他胸中震响。他一边读，一边做读书笔记。困了，就用凉水洗洗头，一直看了两个通宵。

李景科还象小时候那样喜欢捉虫子。不过，这时他已经不是为了玩，而是把昆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了。为了采集更多的昆虫标本，他几次徒步走到七十多里以外的黄土岭去，身上只带着一点饼干和一本标本夹。渴了，掬一捧山泉水；饿了，嚼几块饼干，两腿累得象灌了铅，可汗水津津的脸上却挂着微笑。他的几个衣兜里经常装着各种各样的甲虫、“毛毛虫”，每次洗衣服的时候，妈妈都忍不住要叨叨

一番。

李景科的那间小屋，简直变成了昆虫的世界。桌上摆满了昆虫学的书籍和图谱，四面墙壁上钉满了他自己制做的昆虫标本。一天晚间，家里的人都准备睡觉了，一闭灯，李景科的床下就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吵得家里人实在睡不着，打开灯一看，他床下一堆大大小小的纸盒子里，都装着各种各样的虫子。看着这一群群被囚禁的小生灵，大家有些气恼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又都笑了。

多少个夜晚，他在灯下苦读；多少个假日，他在山路上奔走……为了构筑理想的宏伟大厦，他努力搬起一块又一块巨大的基石。学校组织师生们到果园劳动，李景科高兴得不得了。白天，他和大家一起干活，晚上，他又搞起了药物防治果树害虫的试验。为了弄清粘虫危害农作物的情况，一连几天，他刚吃过晚饭就往地里跑，借电筒观察粘虫在夜间的活动，一直到过了半夜，他才兴致勃勃地回到宿舍。长期细致地观察，使李景科对一些昆虫的种类、形态和习性都有了初步了解，他的求知欲更加旺盛。县农科所成了他常去的地方，几位农业技术人员经常被他缠着问个不休。一次，他读到书上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昆虫的触角有触觉、嗅觉和味觉”，触角怎么会有味觉呢？他苦苦思索，也没弄明白，就找到县农科所的农艺师杨岱伦，又写信给熊岳农校的柳春良副教授，向他们求教。柳春良和杨岱伦详细地回答了李景科提出的问题，并给予他热情的鼓励。

经过几年的努力，这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昆虫学方面的知识。他读了不少专业书籍，写下了大

量读书笔记，搜集了一批科普小品和学术资料，还摘抄了二百多条与昆虫有关的气象谚语。他编写的《果、粮作物害虫防治歌诀》、他和同学们成立的“生物学小组”，都受到了学校和科技部门的高度赞扬。“昆虫迷”——老师和同学们开始这样称呼李景科。但是，李景科的头脑是清醒的，因为他懂得，在科学事业的漫漫征途上，自己才刚刚起步……

#### 四

一九七八年夏秋之交，又一批中学生毕业在即。这时，一度轰轰烈烈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已经不大时兴了，许多学生和他们热心的家长一起忙碌着，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去处。李景科也面临着抉择。他的家庭经济收入不多，他又是长子，按照政策规定，完全符合留城分配工作的条件。可是，李景科却做出了使许多人意料不到的决定：我要下乡！

消息传开，众说纷纭，在李景科周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。有些人惋惜地说：“现在谁还愿意下乡？象他那种条件还要求下乡，简直是有福不会享。”也有些自以为“精明”的人投来一束鄙夷的目光：“成天摆弄那些虫子，有什么出息？他也就是傻到家了。”然而，李景科的这个决定，并不是因为心血来潮、一时冲动，他曾经进行过周密的思考，因此，他是坚定的，甚至有点儿偏犟。“我要研究昆虫，而农村是学习和研究这门学问最好的课堂。不管环境多么艰苦，只要对我的学习有利就行。”听到一些人的讥讽，他淡然一笑，心里想起了青年马克思在毕业论文中写过的那句名言：“如果我们选择了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，我们就

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……”走自己的路，让人家去说吧！如果想干点事还害怕别人说这说那，那么他只好什么事情也不干。李景科默默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来到离县城不远的李屯大队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。

垂柳、禾苗、野花，这里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，鸟啼、蛙鸣、蝉吟，奏出一曲悠扬的田园交响乐。李景科深深地沉醉其中，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：我要把自己的理想，书写在大地这巨大的绿色信笺上。

农村的劳动是艰苦的，李景科却把这艰苦的生活当作砥砺自己意志的磨石。他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学习计划：早上四点起床，继续学习日语。白天结合劳动，调查田间各类昆虫的分布情况，还要抓一些昆虫饲养，观察它们的食性。晚上集中时间攻读专业书籍，每天几乎都要到十二点以后。

李景科是乐观的、坚定的，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信心。为了求得专业科研工作者的指教，他先后写了五百多封信，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、上海昆虫研究所、浙江农业大学、西北农学院、华东师范大学等许多科研机关和学校里的专家、教授们联系，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点和热情鼓励。著名昆虫学家、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杨集昆知道李景科下乡了，特意写来一封情殷意切的长信。信中，老教授回顾了自己从昆虫爱好者成长为研究者的坎坷经历，告诫李景科要利用身在农村这个有利条件，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，为今后进行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。捧着这位年高德劭的老前辈的来信，李景科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。

可惜，这段时间并不太长。在李景科学习兴味正浓的时

候，青年点“撤”了，知识青年们都返回城里，等待分配工作。不久，一纸通知书飞到李景科手里，要他到父母所在的饮食服务公司去“接班”。难道就此和自己所热爱的昆虫学分手？李景科忧心如焚。

然而，他是幸运的。求才若渴的县科委、县农科所同志早就知道这个勤学不倦的小伙子，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，李景科被重新分配到县农科所植保组当临时工。临时工，李景科倒不在乎，他高兴的是：自己终于走上了研究昆虫的工作岗位，可以直接为农业生产贡献力量了。他从童年时就朝思暮想的愿望，如今，象裂变的铀，象催化的酶，充满了他的心胸，他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望着天边那如火的朝霞，象是美好的未来在召唤着自己，李景科欣慰地笑了。

## 五

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小屋，红砖地，白灰墙，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，却摆了三张办公桌，人们几乎要侧着身子才能走到里面去。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大堆标本箱，办公桌上放着那么多厚厚的书和一大摞一大摞的学术资料，还有那架显微镜和各式各样的实验器皿，才给这间“陋室”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这里是营口县农科所植保组的办公室，是人们形形色色的昆虫打交道的地方。

李景科满怀走向新生活的喜悦，来到了这间小屋。领导上分配他做虫情测报工作，他更是喜出望外。经过了多少努力，今天终于站在科学这座迷宫的面前，他无心欣赏那华丽的大门，一颗心，早已飞向那长廊的深处。

虫情测报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要通过对大量昆虫进行的统计和分析，进而对农作物主要害虫的分布、发生时间和发生规律作出准确的预测，它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。这项工作说起来挺玄妙，其实干起来是很麻烦、很枯燥的。农科所在山坡上装置了一盏黑光灯，每天早上，李景科都要把被黑光灯诱杀的虫子取回办公室，然后再伏在显微镜前开始工作。盛夏时节，黑光灯一夜时间就能诱杀三、四万只虫子，装了满满一大盆。李景科就是面对着这一大堆虫子一种一种进行分类统计，一只一只地辨别雌雄，然后再认真地作好记录。

此刻，正是朝霞满天的时候。李景科踏碎了草叶上那圆滚滚的露珠，从绿草茵茵的山坡上走来，手里端着满满一大盆虫子。

显微镜前，他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  
.....

他象一个跃入战壕的士兵，全神贯注地工作着。这不是在简单地计数，鉴别昆虫的种类需要犀利的眼睛、敏锐的头脑和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。你看这些虫子，小的不过米粒般大小，大的也不过寸余，它们身上却有着那么多细微的差别，有的只是翎翅上少了几颗花点；有的只不过在腹部增加了一对小小的足，可是如果错了一点，就会影响测试数据的精度。科学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。李景科知道自己手中这支笔的份量，他在记录簿上留下的每一笔都浸透着自己的汗水。

五千七百九十二、五千七百九十三、五千七百九十四  
.....



屋子里真静，连手里的镊子放到瓷盘里的声音、查找资料轻轻掀动书页的声音，甚至连窗外轻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都显得那么清晰。在那些好动的年轻人眼里，在这间静静的小屋子里每天呆上十几个小时，那简直是比囚禁还要难熬的刑罚，可是，李景科却在这里寻觅到了无穷的欢乐。他想过，自从瑞典科学家林奈以“双名命名法”创立了生物分类学以来，人们开始了对分类学和物种的研究。二百多年了，人们试图找到分散物种之间的联系，努力发掘有机体之间的亲缘关系，拉马克、法布尔、达尔文……多少个著名的和默默无闻的学者，把自己的心血洒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，他们无愧于自己的一生。我要是能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，把祖国的昆虫学研究事业向前推进一步，哪怕只有小小的一步，那该有多幸福啊！他心中充满灿烂的希望。

一万九千零四、一万九千零五、一万九千零六……

洒到房间里的阳光慢慢地移动着脚步，从这一边转到那一边，终于，太阳默默地收回了最后一束光线，窗外已经是一片苍茫的暮色。李景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，也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，噢——下班的时间早就过了。可是，需要鉴定的昆虫还有一大堆。在显微镜前忙碌了一天，眼睛有些枯涩，手指、臂肘和肩胛也酸痛难忍，头脑也有些发涨。是啊，搞科研并不象一些人想象的那么轻松惬意，它意味着大量体力和脑力的付出。李景科知道，省里规定的虫情测报标准，只要求在黑光灯下诱捕的昆虫中对金龟子和粘虫进行鉴定、统计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做，那就省事多了，起码可以节省几个小时的时间。象自己这种做法，在有些人眼里，